

冊十八

紅樓夢第一回

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

此開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曾歷過一番夢幻之後，故將真事隱去，而借通靈說此石頭記一書也。故曰：甄士隱云云。但事中所記何事，何人自己，又云：今風塵碌碌一事無成，忽念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考較去，覺其行止見識，皆在一般之上。我堂堂鬚眉，誠不若彼裙釵。我實愧則有餘，悔則無益。大無可如何之日也。當此日，欲將已往所賴之德，以致今日一技無成、半生潦倒之罪，

書名 紅樓夢一百二十回 乾隆五十六年
序刊本

撰者 清曹霽撰，清高鶚續

卷 冊十八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53

編號 D86535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535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53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紅樓夢一百二十回 乾隆五十六年序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紅樓夢

第一回

紅樓夢第十八本

K-297K(18)



双紅堂
小說
53(18)



紅樓夢第八十六回

受私賄老官番案牘 寄閒情淑女解琴書



話說薛姨媽所了薛蝌的來書因叫進小斯問道你所見
 你大爺說到底是怎麼就把人打死了呢小斯道小的也
 沒所真切那一日大爺告訴二爺說說着回頭看了一看
 見無人總說道大爺說自從家裡鬧的特利害大爺也沒
 心腸了所以要到南邊置貨去這日想着約一個人同行
 這人在借們這城南二百多地住大爺我也去了遇見在
 先和大爺好的那個蔣玉菡帶着些小戲子進城大爺同
 他在個舖子裡吃飯喝酒因為這當槽見的儘有拿眼瞞

將玉齒大爺就有了氣了後來將玉齒走了第三天大爺就請我的那個人喝酒酒後想起頭一天的事來叫那當槽兒的換酒那當槽兒的來遲了大爺就罵起來了那個人不依大爺就拿起酒碗照他打去誰知那個人也是個深皮便把頭伸過來叫大爺打大爺拿碗就砸他的腦袋一下他就出了血了淌在地下頭裡還罵後頭就不言語了薛姨媽道怎麼也沒人勸勸嗎小廝道這個也沒聽見大爺說小的不敢妄言薛姨媽道你先去歇歇罷小廝答應出來這裡薛姨媽自來見王夫人托王夫人轉求賈政賈政問了前後也只好含糊應了只說算薛姨媽遞了呈子

看他本縣怎麼批了再作道理這裡薛姨媽又在當舖裡兌了銀子叫小廝趕着去小二日後果有回信薛姨媽接着了即叫小了頭告訴寶釵連忙過來看了只見書上寫道帶去銀兩做了衙門上下使費哥哥在監也不大吃苦請太太放心獨是這裡的人狠刁屍親見証都不依連哥上請的那個朋友也幫着他們我與李祥兩個俱係生地生人幸我着一個好先生許他銀子纏討個主意說是須得拉扯着同哥哥喝酒的吳良弄人保出他來許他銀兩叫他撕擄他若不依便說張三是他打死明推在異鄉人身上他吃不住就好辦了我依着果然吳良出來現在他

買囑屍親見証又做了一張呈子前日遞的今日批來請
看呈底便知因又念呈底道具呈人某呈爲兄遭飛禍代
伸冤切事竊生胞兄薛蟠本籍南京寄寓西京于某年月
日備本往南貿易去未數日家奴送信回家說遭人命生
卽奔憲沿知兄誤傷張姓及至囹圄據兄泣告實與張姓
素不相認並無仇隙偶因換酒角口生兄將酒澆地恰值
張三低頭拾物一時失手酒碗誤碰額門身死蒙恩拘訊
兄懼受刑承認閉歐致死仰蒙憲天仁慈知有冤抑尚未
定案生兄在禁具案訴辯有子例禁生念手足冒死代呈
伏乞憲慈恩準提証質訊開恩莫大生等舉家仰戴鴻仁

永七無旣矣激切上呈批的是尸場檢驗証據確鑿且並
未用刑爾兄自認開殺招供在案今爾速來並非目覩何
得捏詞妄控理應治罪姑念爲兄情切且恕不准薛媽媽
听到那裡說道這不是救不過來了麼這怎好呢寶釵
道二哥的书还没看完後面还有呢因又念道有要緊的
問來使便知薛媽媽便問來人因說道縣裡早知我們的
家常死足須得在京裡謀幹得大情再送一分大札还可
以覆審從輕定案太太此時必得快辨再遲了就怕大爺
要受苦了薛媽媽听了叫小廝自去卽刻又到賈府與王
夫人說明原故懇求賈政賈政只肯托人與知縣說情不

肯提及銀物。薛姨媽恐不中用，求鳳姐與賈璉說了花上幾千銀子，纔把知縣買通薛蝌，那裡也使弄通了。然後知縣挂牌坐堂，傳齊了一千鄰，保證見屍親人等監裡提出薛蝌刑房書吏俱一一點名。知縣便叫地保對明初供，又叫屍親張王氏并屍叔張二問話。張王氏哭稟道：小的七勇人是張大南鄉裡住，八年前死了大兒子二兒子，也都死了。六留下這個死的兒子，叫張三，今年二十三歲，還沒有娶女人呢。爲小人家裡窮，沒得養活，在李家店裡做當槽兒的。那一天，晌午李家店裡打斃人來，叫俺說你兒打叫人打死了我的青天老爺小的，就唬死了，跑到那裡

看見我兒子頭破血出的，躺在地下喘氣兒。問他話也說不出來。不多一會兒就死了。小人就要揪住這個小雜種，拚命家衙役吆喝一聲，張王氏便磕頭道：求青天老爺伸冤。小人就只這一個兒子了。知縣便叫下去，又叫李家店的人問道：那張三是在你店內傭工的麼？那李二回道：不是傭工，是做當槽兒的。知縣道：那日屍場上你說張三是薛蝌將碗砸死的，你親眼見的麼？李二說道：小的在櫃上聽見說客房裡要酒不多一回，便聽見說不好了，打傷了小的，跑進去只見張三躺在地下，也不能言語。小的便喊稟地保一面報他母親去了。他們到底怎樣打的，實在不

知道求太爺問那喝酒的便知道了知縣喝道初審口供你是親見的怎處如今說沒有見李二道小的前日唬昏了亂說衙役又吆喝了一吉知縣便叫吳良問道你是同在一處喝酒的麼薛蟠怎處打的據實供來吳良說小的那日在家這個薛大爺叫我喝酒他嫌酒不好要換張三不肯薛大爺生氣把酒向他臉上澆去不曉得怎處樣就碰在那將袋上了這是親眼見的知縣道胡說前日屍場上薛蟠自己認拿碗砸死的你說你親眼見的怎處今日

的供不對掌嘴衙役答應着要打吳良求着說薛蟠實沒有與張三打架酒碗失手碰在將袋上的求老爺問薛蟠

便是恩典了知縣叫捉薛蟠問道你與張三到底有什處作隙畢竟是如何死的實供上來薛蟠道求太老爺開恩小的實沒有打他爲他不肯換酒故拿酒澆他不想一時失手酒碗誤碰在他的腦袋上小的卽忙掩他的血那裡知道再掩不住血淌多了過了一回就死了前日塲上怕大老爺要打所以說是拿碗砸他的只求太老爺開恩知縣便喝道好個糊塗東西本縣問你怎處砸他的你便供說惱他不換酒纏砸的今日又供是失手碰的知縣假作吉勢要打要夾薛蟠一口咬定知縣叫忤作將前日屍塲填寫傷痕據實報來忤作稟報說前日驗得張三屍身無

傷惟頤門有碰器傷長一寸七分深五分皮開頤門骨脆
裂破三分實係磕碰傷知縣查對屍格相符早知書更改
輕也不駁詰胡亂便叫書供張王氏哭喊道青天老爺前
日所見還有多少傷怎麼今日都沒有了知縣道這婦人
胡說現有屍格你不知道么叫屍叔張二便問道你姪兒
身死你知道有幾處傷張二忙供道腦袋上一傷知縣道
可又來叫書吏將屍格給張王氏瞧去并叫地保屍叔指
明與他瞧現有屍場親押証見俱供并未打架不爲聞確
只依悞傷吩咐書供將薛蟠監禁候詳餘令原保領出退
堂張王氏哭着亂嚷知縣叫衆衙役攆他出去張二也勸

張王氏道寔在悞傷怎麼賴人現在太老爺斷明不要胡
鬧了薛蟠在外打听明白心內喜歡便差人回家送信等
批詳回來便好打點贖罪且住着等信只听路上三三兩
兩傳說有個貴妃薨了皇上輟朝三日這裡離陵寢不遠
知縣辦差墊道一時料着不得閑住在這裡無益不如到
監告訴哥七安心等着我回家去過幾日再來薛蟠也怕
母親痛苦帶信說我無事必須衙門再便費幾次便可回
家了只是不要可惜錢錢薛蟠留下李詳在此照料一徑
回家見了薛姨媽陳說知縣怎樣徇情怎樣審斷終定了
誤傷將來屍親那裡再花些銀子一准贖罪便沒事了薛

姨媽所說暫且放心說正盼你來家中照應買府裡本該謝去況且周貴如薨了他們天天進去家裡空落落的我想着要去替姨太太那邊照應照應作伴兒只是偕們家又没人你這來的正好薛蝌道我在外頭原所見說是賈如薨了這原終趕回來的我們元妃好好見的怎原說死了薛姨媽道上年原病過一次也就好了這回又沒聽見元妃有什麼病只聞那府裡頭幾天老太太不大受用合二眼便看見元姐姐上家人都不放心直至打听起来又沒有什麼事到了大前晚晚上老太太親口說是怎原元妃獨自一個人到我這裡家人只道是病中想的話總不信

信老太太又說你們不信元妃還與我說是榮華易盡須要退步抽身家人都說誰不想到這是有年紀的人思前想後的心事所以也不當件事恰好第二天早起裡頭吵嚷出來說娘娘病重宣各話命進去請安他們就驚疑的了不得趕着進去他們還沒有出來我們家裡已聽見周貴如薨逝了你想外頭的訛言家裡的疑心恰碰在一處可奇不奇寶釵道不但是外頭的訛言舛錯便在家裡的一所見娘娘兩個字也就都忙了過後纔明白這兩天那府裡這些了頭婆子來說他們早知道不是偕們家的娘娘我說你們那裡拿得定呢他說道前幾年正月外省薦

了一個算命的說是狼狽那老太太叫人將元妃八字夾
在了頭們八字裡頭送出去叫他推算他獨說這正月初
一日生日的那位姑娘只怕時辰錯了不然真是個貴人
也不能在這府中老爺和眾人說不啻他錯不錯照八字
算去那先生便說甲申年正月丙寅這四個字內有傷官
敗財惟申字內有正官祿馬這就是家裡養不住的也不
見什麼好這日子是乙卯初春木旺雖是比肩那裡知道
愈比愈好就像那個好本料愈經剝削總成大器獨喜得
時上什麼辛金為貴什麼巳中正官祿馬獨旺這叫作飛
天祿馬格又說什麼日祿歸時貴重的說六月二德坐本

命貴受椒房之寵這位姑娘若是時辰准了定是一位主
子娘娘這不是算准了麼我們還記得說可惜榮華不久
只怕遇着寅年卯月這就是比而又比劫而又劫譬如好
木太要做玲瓏剔透本質就不堅了他們把這些話都忘
記了只管瞎忙我總想起來告訴我們大奶奶今年那裡
是寅年卯月呢寶釵尙未說完薛蝌急道且不要管人家
的事既有這樣個神仙算命的我想哥哥今年什麼惡星
照命遭這麼橫禍快開八字與我給他算去看有妨得麼
寶釵道他是外省來的不知如今在京不在京說着便打
點薛姨媽往賈府去到了那裡只有李紈探春等在家接

着便問道大爺的事怎麼樣了薛姨媽道等詳上司纔定
看來也到不了死罪了這纔大家放心探春便道昨晚太
太想着說上回家裡有事全仗姨太太照應如今自己
事也难提了心裡只是不放心薛姨媽道我在家裡也是
難過只是你大哥遭了這事你二兄弟又辦事去了家裡
你姐姐一個人中什麼用況且我們媳婦兒又是個不大
曉事的所以不能脫身過來自今那裡知縣也正為預備
周貴妃的差事不得了結案件所以你二兄弟回來了
我總得過來看看李執便道請姨太太這裡住幾天更好薛
姨媽點頭道我也要在這兒給你們姐妹們作伴兒就

只你賣妹妹不淨此二惜春道姨媽要慌着爲什麼不把玉
姐姐也請過來薛姨媽笑着說道使不得惜春道怎麼使
不得他先怎麼住着來呢李執道你不懂的人家家裡如
今有事怎麼來呢借春信以爲實也不便再問正說着賈
母等回來見了薛姨媽也顧不得問好便問薛姨媽的事薛
姨媽細述了一遍寶玉在旁聽見什麼將玉齒一咬當着
人不問心裡打量是他既回了京怎麼不來誰我又見玉
釵也不過來不知是怎麼個原故心內正自呆呆的想呢
恰好黛玉也來請安寶玉稍覺心裡喜歡便把想寶釵來
的念頭打斷同着姊妹們在老太太那裡吃了晚飯大家

散了薛姨媽將就住在老太太的套間屋裡宝玉回到自己房中換了衣服忽然想起將玉釵給的汗巾便向襲六道你那一年沒有繫的那條紅汗巾下還有沒有襲人道我關着呢問他做什麼宝玉道我自問問人道你沒有聽見薛大爺相與這些混賬人所以鬧到人命關天你還提那些作什麼有這樣白操心倒不如靜靜兒的念念書把這些個沒要緊的事擱開了也好宝玉道我並沒鬧什麼偶然想起有也罷沒也罷我自問一盤你們就有這些話襲人笑道並不是我多話一個人知書達理就該往上下巴結纔是就是心愛的人來了也叫他賠着喜喜歡尊敬啊

寶玉被襲人一提便說了不得方纔我在老太太那邊看見人多沒有與林妹妹說話他也不曾埋我戲的時候他先走了此時必在屋裡我去就來說着就走襲人道快些回來罷這都是我提頭兒倒招起你個高懸來了宝玉也不答言低着頭一逕走到瀟湘館來只見黛玉坐在棹上看書寶玉走到跟前笑說道妹妹早回來了黛玉也笑道你不理我我還在那裡做什麼寶玉一面笑說他們人多說話我補不下嘴去所以沒有合你說話一面瞧着黛玉看的那本書書上的字一個也認不得有的像芍字有的像茫字也有一個六字旁边九字加上一勾中間又添個

五字也有上頭五字六字又添一個木字底下又是一個
五字看着又奇怪又納悶便說妹妹近日愈深進了看起
天書來了黛玉強的一聲笑道好個念書的人連個琴譜
都沒有見過寶王道琴譜怎麼不知道爲什麼上頭的字
一個也不認得妹妹你認得麼黛玉道不認得誰他做什
麼黛玉道我不信從沒有聽見你會撫琴我們書房裡把
着好幾張前年來了一個清客先生叫做什麼精好音老
爺煩他撫了一曲他取下琴來說都使不得還說老先生
若高興改日携琴來請教想是我們老爺也不懂他使不
來了怎麼你有本事藏着黛玉道我何嘗真會死前日身

上頭覺舒服在大書案上翻書看有一本琴譜甚是雅趣
上頭講的琴理甚通手法說的也明白真是古人靜心養
性的工夫我在揚州也聽得講究過也會學過只是不弄
了就沒有有了這果真是三日不彈手生荆棘前日看這幾
篇沒有曲文只有操名我又到別處找了一本有曲文的
來看着總有意思究竟怎麼彈得好實在也難書上說的
師曠教琴能來風雷龍鳳孔雀聖人尙學琴十師襄一操便
知其爲文王高山流水得遇知音說到這裡眼皮兒微微
一動慢慢的低下頭去寶玉正聽得高興便道好妹妹你
總說的定是有趣只是我總見上頭的字都不認得你教

我幾個呢黛玉道不用教的一說便可以知道的寶玉道
我是個糊塗人得教我那個大字加一勾中間一個五字
的黛玉笑道這大字九字是用左手大指按琴上的九
徽這一勾加五字是右手鈎五絃並不是一個字乃是一
聲是極易容的還有吟揉綽注撞走飛堆等法是講究手
法的宝玉樂得手舞足蹈的說好妹妹你既明琴理我們
何不學起來黛玉道琴者禁也古人制下原以治身涵養
性情抑其滯蕩去其奢侈若要撫琴必擇靜室高齋或在
層樓的上頭在林石的裡面或是山頭上或是水涯上再
一遇着那天地清和的時候風清月朗焚香靜坐心不外想
氣血和平總能與神合靈與道合妙所以古人說知音難
遇若無知音寧可獨對着那清風明月蒼松怪石野叟老
鶴撫弄二番以寄興趣方爲不負了這琴還有一層又要
指法好取音好若必要撫琴先須衣冠整齊或鶴氅或深
衣要如古人的像表那總能稱聖人之器然後盥了手焚
上香方纔將身就在榻邊把琴放在案上坐在第一徽的
地方身對着自己的當心兩手方從容抬起這總心身俱
正還要知道輕重疾徐卷舒自若體態尊重方好
黛玉道
我們學着頑若這麼講究起來那就難了兩個人正說着
只見紫鵲進來看見寶玉笑說道寶二爺今自這樣高興

寶玉笑道聽見妹妹講究的叫人頓開茅塞所以越聽越愛聽紫鵲道不是這個高興說的是二爺到我們這邊來的話寶王道先時妹妹身上不舒服我怕雨的他煩再者我又上學因此顯着就疎遠了是的紫鵲不等說完便道姑娘也是緣好二爺既這麼說坐坐也該讓姑娘歇歇兒了別叫姑娘只是講究勞神了寶玉笑道可是我只要聽也就忘了妹妹勞神了黛玉笑道說這些倒也開心也沒有什麼勞神的只是怕我只管說你只管不懂呢寶玉道極慢慢慢的自然明白了說着便站起來道當真的妹妹歇歇兒罷明兒我告訴三妹妹和四妹妹去叫他們都學起來讓我聽黛玉笑道你也太受用了卽如大家學會了撫起來你不懂可不是對黛玉說到那裡想起心上的事便縮住口不肯往下說了寶玉便笑着道只要你們能彈我便愛聽也不管牛不牛的了黛玉紅了臉一笑紫鵲雪雁也都笑了于是走出門來只見秋紋帶着丫頭捧着一小盆蘭花來說太太那邊有人送了四盆蘭花來因裡頭有事沒有空見頑他叫給二爺一盆林姑娘一盆黛玉看時却有幾枝雙朵見的心中忽然一動也不知是喜是悲便呆呆的試看那寶玉此時却一心只在琴上便說妹妹有了蘭花就可以微猗蘭操了黛玉聽了心裡反不

舒服回到房中看着花想到草木當春花鮮葉茂想我年
紀尚小便像三秋蒲柳若是果能隨願或者漸漸的好來
不然只恐似那花柳殘春怎禁得風催雨送想到那裡不
禁又滴下淚來紫鵲在旁看見這般光景却想不出原故
來方纔寶玉在這裡那麼高興如今好好的看花怎麼又
傷起心來正愁着没法兒勸解只見寶釵那邊打發人來
未知何事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八十六回終

紅樓夢第八十七回

感秋深撫琴悲往事 坐裡寂走火入邪魔

却說黛玉叫進寶釵家的女人來問了好呈上書子黛玉
叫他去喝茶便將寶釵來書打開看時只見上面寫着

妹生辰不偶家運多艱姊妹怡行萱親衰邁兼之號聲
信語豆暮無休更遭慘禍飛災不啻驚風密雨夜深輾
側愁緒何堪屬在同心能不爲之愍惻乎迴憶海棠結
社序屬清秋對菊持螯同盟歡洽猶記孤標傲世皆誰
隱一樣花開爲底遲之句未嘗不歎冷節遺芳如吾兩
人也感懷觸緒聊賦四章匪曰無哉呻吟亦長歌當哭

之意耳

悲時序之遽嬗兮夕屬清秋感遭家之不造兮獨處離
愁北堂有萱兮何以忘憂無以解憂兮我心咻咻一解
雲憑憑兮秋風酸步中庭兮霜葉乾何去何從兮失我
故歡靜言思之兮惻肺用二解

唯鱗有澤兮惟鶴有梁鱗甲潛伏兮羽毛何長搔首問
兮茫茫高天厚地兮誰知余之永傷三解

銀河耿耿兮寒氣侵月色橫斜兮玉漏沉憂心炳炳兮
發我哀吟吟復吟兮寄我知音四解

黛玉看上不勝傷感又想寶姐姐在否可與別人單寄與我

也是星星惜星星的意思正在沉吟只聽見外面有人說
道林姐姐在家裡呢麼黛玉一面把寶鏡的書疊起口內
便答應道是誰正問着早見幾個人進來却是探春湘雲
李紋李綺彼此問了好雪雁倒上茶來大家喝了說些閒
話因想起前年的菊花詩來黛玉便道寶姐姐自從挪出
去來了兩遭如今索性有事也不來了真真奇怪我看他
終久還來我們這裡不來探春微笑道怎麼不來橫豎要
來的如今是他們尊嫂有些脾氣姨媽上了年紀的人又
兼有薛大哥的事自然得寶姐姐照料一切那裡還比得
先前有工夫呢正說着忽聽得唰唰一片風聲吹了好

些落葉打在憲紙上停了一回兒又透過一陣清香來衆人聞着都說道這是何處來的香風這像什麼香黛玉道好像木樨香探春笑道林姐姐終不脫南邊人的話這大九月裡的那裡還有桂花呢黛玉笑道原是啊不然怎麼不竟說是桂花香只說似乎像呢湘雲道三姐姐你也別說你可記得十里荷花三秋桂子在南邊正是晚桂開的時候了你只沒有見過罷了等你明日到南邊去的時候你自然也就知道了探春笑道我有什麼事到南邊去況且這個也是我早知道的不用你們說嘴李綺子綺子抿着嘴兒笑黛玉道妹妹這可說不齊俗語說人是地行仙

今日在這裡明日說不知在那裡譬如我原是南邊人怎麼到了這裡呢湘雲拍着手笑道今兒三姐姐可叫林姐姐問住了不但林姐姐是南邊人到這裡就是我們這幾個人就不向也有本來是北邊的也有根子是南邊的長在北邊的也有生長在南邊的到這北邊的今兒大家都聚在一處可見人總有一個定數大凡地和人線是各自有緣分的衆人聽了都點頭探春也只是笑又說了一會子閑話見大家散出黛玉送到門口大家都說你身上纏好些別出來了看着了風於是黛玉一面說着話見一面站在門口又與四人懇懇了幾句便看着他們出院去了進

來坐着看看已是林鳥歸山夕陽西墜因史湘雲說起南
邊的話便想着父母若在南邊的景致春花秋月水秀山
明二十四橋六朝遺跡不少下人伏侍諸事可以任意言
語亦可不避香車畫舫紅杏青帘惟我獨尊今日寄人籬
下縱有許多照應自己無處不要留心不知前生作了什
麼罪孽今生這樣孤悽真是李後王說前此間日中只以
眼淚洗面矣一面思想不知不覺神往那裡去了紫鵲走
來看見這樣光景想着必是剛纔因說起南邊北邊的話
來一時觸着黛玉的心事了便問道如娘們來說了半天
話想來姑娘又勞了神了纔剛我叫雪雁去廚房裡給

姑娘作了一碗火肉且菜湯加了一點兒蝦米兒配了點
青笋紫菜姑娘想着好麼黛玉道也罷了紫鵲道還熬了
一點江米粥無玉點點頭兒又說道那粥該你們兩個自
己熬了不用他們廚房裡熬就是紫鵲道我也怕廚房裡
弄的不乾淨我們各自熬呢就是那湯我也告訴雪雁合
柳嫂兒說了要弄乾淨着柳嫂兒說了他打點安富拿到
他屋裡叫他們五兒歇着燉呢黛玉道我倒不是嫌人家
睡牀只是病了好些日子不周不備都只人家這會子又
湯兒粥兒的調度未免惹人厭煩說着眼圈兒又紅了紫
鵲道姑娘這話也是多愁姑娘是老太太的外孫女兒又

是老太太心坎見上的別人求其在姑娘跟前討好兒還不能呢那裡有抱怨的黛玉點點頭兒因又問道你總說的五兒不是那日合寶二公那邊的芳官在一處的那個女孩兒紫鵲道就是他黛玉道不聽見說要進來麼紫鵲道可不是因為病了一場後來好了總要進來正是馬婁他們鬧出事來的時候也就耽擱住了黛玉道我看那丫頭倒也還頭臉兒乾淨說着外頭婆子送了湯來雪雁出來接時那婆子說道柳嫂兒叫回姑娘這是他們五兒作的不敢在大廚房裡作怕姑娘嫌腌臢雪雁答應着去了進來黛玉在房裡已聽見了吩咐雪雁告訴那老媽子也

去說叫他費心雪雁出來說了老婆子自去這裡雪雁將黛玉的碗筋安放在小兒兒上因問黛玉道還有什麼南來的五香大頭菜拌些麻油醋可好麼黛玉道也使得只不必累墜了一面盛土粥來黛玉吃了半碗用羹匙舀了兩口湯喝就擱下了兩個了嬾徹了下來拭淨了小兒端下去又換上一張常放的小兒黛玉漱了口盥了手便道紫鵲添了香了沒有紫鵲道就添去黛玉道你們就把那湯合粥吃了罷味兒還好且是乾淨待我自己添香罷兩個人答應于在外間自吃去了這裡黛玉添了香自己坐着總要拿本書看只聽得園內的風自西邊直透到東邊

穿過樹枝都在那裡唏噓刺不住的響。一回見簷下的鐵馬也只管叮叮噹噹的亂響起來。一時雪雁先吃完了進來伺候。黛玉便問道：「天氣冷了我前日叫你們把那些小毛兒衣服晾晾可曾晾過？沒有雪雁道都晾過了。」黛玉道：「你拿一件我披披。」雪雁走去將一包小毛的衣服抱來。打開包給黛玉自揀。只見內中夾着個絹包兒。黛玉伸手拿起打開看時却是寶玉病時送來的舊手帕。自己題的詩上面淚痕猶在。裡頭却包着那剪破了的香囊。扇袋并寶玉通靈玉上的穗子。原來晾衣服時從箱中檢出紫鵲恐怕遺失了。遂夾在這包裡的。這黛玉不看則已。看了時也不說穿那一件衣服。手裡只拿着那兩方手帕。呆呆的看那舊詩看了一回。不覺得簌簌淚下。紫鵲剛從外間進來只見雪雁正捧着一粘包衣裳在傍邊呆立。小几上却擱着剪破的香囊兩三截兒。扇袋和那斂斷了的穗子。黛玉手中自拿着兩方舊帕。上邊寫着字跡在那裡對着滴淚。正是

失意人逢失意事 新啼痕間舊啼痕

紫鵲見了這樣知是他觸物傷情感懷舊事。料道勸也無益。只得笑着道：「姑娘還看那些東西作什麼？那都是那幾年寶二爺和姑娘小時一時好了一時惱了鬧出來的笑話。」

話兒要像如今這樣斯抬斯敬那裡能把這些東西白遭塌了呢紫鵲這話原給黛玉開心不料這幾句話更提起黛玉初來時和寶玉的舊事來一發珠淚連綿起來紫鵲又勸道雪雁這裡等着呢姑娘披上一件罷那黛玉總把手帕擦下紫鵲連忙恰起將香袋等物包起拿開這黛玉方披了一件皮衣自己悶悶的走到外間來坐下回頭看見案上寶釵的詩啓尚未收好又拿出來瞧了兩遍歎道境遇不同傷心則一不免也賦四章翻入琴譜可彈可歌明日寫出來寄去以當和作便叫雪雁將外邊桌上筆硯拿來濡墨揮毫賦成四章又將琴譜翻出借他倚蘭思賢

兩換入

成音韻調自己做的配齊了然後寫出以備送與

寶釵又即叫雪雁向廊中將自己帶來的短琴拿出調上弦又操演了指法黛玉本是個絕頂聰明人又在南邊學過幾時雖是手生到底一理就熟撫了一晝夜已深了便叫紫鵲收拾睡覺不題却說宝玉這日起來梳洗了帶着燈籠正往書房中來只見墨兩笑嘻嘻的跑來迎頭說道二爺今日便宜了太爺不在書房裡都放了學了寶玉道當真的麼墨兩道二爺不信那不是三爺和蘭哥兒來了

寶玉看時只見賈環賈蘭跟着小廝們兩個笑嘻嘻的嘴裡咕咕呱呱不知說些什麼迎頭來了見了寶玉都垂手站

佳寶玉問道你們兩個怎麼就回來了賈環道今日大爺有事說是放一天學明兒再去呢宝玉聽了方回身到賈母賈政處稟明了然後回到怡紅院中襲人問道你怎麼又回來了宝玉告訴了他只坐了一坐兒便往外走襲人道往那裡去這樣忙法就放了學依我說也該養上神兒了宝玉站住脚低了頭說道你的話也是但是好容易放一天學還不散散去你也該可憐我些兒了襲人見說的可憐笑道由爺去罷正說着端了飯來宝玉也沒法兒只得且吃飯三口兩口忙忙的吃完痰了白一溜烟往黛玉房中去了走到門口只見雪雁在院中晾繡子呢宝玉因

問姑娘吃了飯了黛玉道早起喝了半碗粥懶得吃飯這時候打盹兒呢二爺且到別處走走回來再來罷宝玉只得回來無處可去忽然想起惜春有好幾天沒見便信步走到翠風軒來剛到窗下只見靜悄悄無人聲寶玉打認他也睡午覺不便進去總要走時只聽屋裡微微一響不知何聲寶玉站住再聽半日又咱的一响寶玉還未聽出只見一個人道你在這裡下了一個子兒那裡你不應麼宝玉方知是下大棋但只急切聽不出這個人的語言是誰底下方聽見惜春道怕什麼你這麼一吃我這麼麼一應你又這麼吃我又這麼應還緩着一着兒呢終久

連得上那一個又道我要這麼一吃呢惜春道呵噯還有一着反撲在裡頭呢我倒沒防備宝玉聽了聽那一個聲音狠熟却不是他們姊妹料着惜春屋裡也沒外人輕輕的掀簾進去看時不是別人却是那能懸壺的臨外人妙玉這寶玉見是妙玉不敢驚動妙玉和惜春正在凝思之際也沒理會宝玉却站在旁邊看他兩個的手段只見妙玉低着頭問惜春道你這個騎角兒不費了麼惜春道怎麼不要你那裡頭都死着子兒我怕什麼妙玉道且別說滿話試上看惜春道我使打了起來看你看怎麼樣妙玉却微上笑着把边上子一接却搭轉一吃把惜春的一個角兒都打起來了笑着說道這叫做倒脫靴勢惜春向未答言寶玉在旁情不自禁哈哈一笑把兩個人都唬了跳惜春道你這是怎麼說進來也不言語這麼使促狹唬人你多早晚進來的寶玉道我頭裡就進來了看看你們兩個爭這個騎角兒說着一面與妙玉施禮一面又笑問道妙公輕易不出禪關今日何緣下凡一走妙玉聽了忽然把臉一紅也不答言低了頭自看那暮寶玉自覺造次連忙陪笑道倒是出家人比不得我們在家的俗人頭一件心是靜的靜則靈靈則慧寶玉尚未說完只見妙玉微微的把眼一抬看了寶玉一眼復又低下頭去那臉上的

顏色漸漸的紅暈起來寶玉見他不理只得訕訕的旁邊坐下惜春還要下子妙玉半日說道再下罷便起身理理衣裳重新坐下痴痴的問着寶玉道你從何處來寶玉巴不得問這聲好解釋前頭的話忽又想道或是妙玉的機鋒轉紅了臉答隱不出來妙玉微微一笑自合惜春說話惜春也笑道二哥哥這什麼難答的你沒的聽見人家常說的從來處來麼這也值得把臉紅了見了生人的是的妙玉聽了這話想起自家心上一動臉上一熱必然也是紅的到覺不好意思起來因站起來說道我來得久了要回菴裡去了惜春知妙玉爲人也不深留送出門口妙玉笑道久已不來這裡彎七曲曲的回去的路頭都要迷住了寶玉道這到要我來指引指引何如妙玉道不敢二爺前請了是二人別了惜春離了蓼風軒灣七曲曲走近瀟湘館忽聽得叮叮之聲妙玉道那裡的琴聲寶玉道想必是林妹妹那裡撫琴呢妙玉道原來他也會這個怎麼素日不聽見提起寶玉悉把黛玉的事迹了一遍因說咱們去看他妙玉道從古只有聽琴再沒有看琴的寶玉笑道我原說我是個俗人說着二人走至瀟湘館外在山子石坐着靜聽甚覺音調清切只聽得低吟道

風蕭蕭兮秋氣深美人于卑兮獨沉吟望故鄉兮何處

倚欄杆兮涕沾襟

歇了一回聽得又吟道

山迢迢兮水長照軒窗兮明月光耿耿不寐兮銀河渺
茫羅衫怯怯兮風露涼

又歇了一歇妙玉道剛纔侵字韻是第一叠如今揚字韻
是第二叠了咱們再聽裡邊又吟道

子之遭兮不自由予之遇兮多煩憂之子與我兮心焉
相投思古人兮仰無尤

妙玉道這又是一拍何憂思之深也寶玉道我雖不懂得
但聽他音啊也覺得過悲下裡頭又調了一回茲妙玉道
君成太高了與無射律只怕不配呢裡邊又吟道

人生斯世兮如輕塵天上人間兮感風因感風因兮不
可醫素心如向天上月

妙玉聽了呀然失色道如何忽在變徵之聲音韻可裂金
石矣只是太過寶玉道太過使怎麼妙玉道恐不能持久
正議論時聽得君弦嘮的一聲斷了妙玉站起來連忙就
走寶玉道怎麼樣妙玉道日後自知你也不必多說竟自
走了弄得寶玉滿肚疑團沒精打采的歸至怡紅院中不
表卑說妙玉歸去早有道婆接着掩了卷門坐了一回把
禪門日誦念了一遍吃了晚飯點上香拜了菩薩念道婆

自去歇着自已的神床靠背俱已整齊屏息垂簾跏趺坐
下斷除妄想趨向頂如坐倒三更過後聽得屋上啣噪噪
一片瓦响妙玉恐有賊來下了禪床出到前軒但見雲影
橫空月華如水那時天氣尚不很涼獨自一個憑欄站了
一回忽聽房上兩個猫兒一透一聲嘶叫那妙玉忽想起
日間寶玉之言不覺一睡心跳耳熱自已連忙收攝心神
走進禪房仍到神床上坐了怎奈神不守舍一時如萬馬
奔馳覺得禪床便恍蕩起來身子已不在菴中便有許多
王孫公子要來娶他又有些媒婆扯扯拽拽扶他上車自
已不肯去一團兒又有盜賊取他持刀執棍的逼勒只得

哭喊求救且驚醒了菴中女尼道婆婆等眾都拿火來照着
只見妙玉兩手撒開口中泥沫急叫醒時只見眼睛直豎
兩鬚鮮紅罵道我是有菩薩保佑你們這些強徒敢要怎
麼樣眾人都唬的沒了主意都說道我們在這裡呢快醒
轉來罷妙玉道我要回家去你們有什麼好人送我回去
罷道婆道這裡就是你住的地方子說着又叫別的女尼忙
向觀音前禱告求了籤翻開籤書看時是觸犯了西南角
上的陰人就有一個就是了大劫關中西南角上本來沒
有人住陰氣是有的二回弄巧弄巧的在那裡忙亂那女
尼原是自南邊市來的伙侍妙玉自然比別人盡心圍着

妙玉坐在禪床上妙玉回頭道你是誰文尼道是我妙玉
仔細聽了一聽道原來是你便抱住那文尼嗚嗚咽咽的
哭起來說道你是我的媽呀你不救我我不得活了那文
尼一面喚聲也一面給他揉着道婆倒上茶來喝了血到
天明纔睡了文尼便打發人去請大夫來看脈也有說是
思慮傷脾的也有說是熱入血室的也有說是邪祟觸犯
的也有說是內外感冒的終無定論後請得一個大夫來
看了問曾打坐過沒有道婆道道回來打坐的大夫道這
病可是昨夜忽然來的麼道婆道是大大道這是走魔人
火的原故衆人問有解沒有大夫道幸虧打坐不久魔還

入得淺可以有救寫了降伏心火的藥吃了一劑稍稍平
復些外面那些遊頭浪子聽見了便造作許多謠言說這
樣年紀那裡忍得住況且又是浪風流的人品很乖覺的
性靈以後不知飛在誰手裡便宜誰去呢過了幾日妙玉
病難畧好神思未復終有些恍惚一日惜春正坐着彩屏
忽然進來回道姑娘知道妙玉師父的事嗎惜春道他有
什麼事彩屏道我昨日聽見那姑娘和太奶奶那裡說呢
他自從那日合姒娘下碁回去夜間忽然中了邪嘴裡亂
嚷說強盜來搶他來了到如今還沒好姑娘你說這不是
奇事嗎惜春聽了默然無語因想妙玉雖然潔淨畢竟塵

緣未斷可惜我生在這種人家不便出家我若出了家時
那石鼎屢纏擾念不生萬緣俱寂想到這裡慕與神會
若有所得便口占一偈云

大造本無方 云何是應往

既從空中來 應向空中去

占畢即命了頭焚香自己靜坐了一回又翻開那基譜來
把孔融王粲等所著看了几篇內中荷葉包蟬蛻黃鶯
搏兔勢都不出奇二十六局殺角勢一時也難會難記獨
看到八龍走馬齊得甚有意思正在那裡作想只聽見外
面一個人走進院來連叫彩屏未知是誰下回分解 終

紅樓夢第八十八回

傳庭歡寶玉讚孤兒 正家法賈珍鞭悍僕

却說惜春正在那裡揣摩基譜忽聽院內有人叫彩屏不
是別人却是鴛鴦的聲兒彩屏出去同着鴛鴦遊來那鴛
鴦却帶着一個小子頭提了一個小黃絹包兒惜春笑問
道什麼事鴛鴦道老太太因明年八十一歲是個暗九許
下一場九晝夜的功德發心要為三千六百五十零一部
金剛經這已發出外面人寫了但是俗說金剛經就像那
道家的符敕心繩纒等是符胆故此金剛經內必要插着
心經更有功德老太太因心經是更要緊的觀自在又是



紅樓夢第八十八回

女菩薩所以要幾個親了奶奶姑娘們寫上三百六十五部如此又虔誠又潔淨俗們家中除了二奶奶頭一宗他當家沒有空兒二宗他也寫不上來其餘會寫字的不論寫得多少連東府珍夫奶奶姨娘們都分了去本家裡頭自不用說惜春聽了點頭道別的我做不來若要寫經我最信心的你攔下喝茶罷鴛鴦纔將那小包兒攔在桌上同惜春坐下彩屏倒了一鍾茶來惜春笑問道你寫不寫鴛鴦道姑娘又說笑話了那幾年還好這三四年來姑娘見我還拿了拿筆鬼麼惜春道這却是有功德的鴛鴦道我也有一件事向來假侍老太太安歇後自己念上米佛

已經念了三年多了我把這個米收好等老太太做功德的時候我將他襯在裡頭供佛施食也是我一點誠心惜春說道這樣說來老太太做了觀音你就是龍女了鴛鴦道那裡民得上這個分兒却是除了老太太別的也服侍不來不曉得前世什麼緣分兒說着要走叫小了頭把小絹包打開拿出來道這素紙一 是寫心經的又拿起一子兒藏香道這是叫寫經時點着寫的惜春都應了鴛鴦逐辭了出來同小了頭來至賈母房中回了一遍看見賈母李紈打雙陸鴛鴦旁邊瞧着李紈的骰子好擲下去把老太太的唾打下了好幾個去鴛鴦抵着嘴兒笑忽見寶

玉進來手中提了兩個細復絲的小籠子。籠內有幾個蠅
蠅見說道我聽說老太太夜裡睡不着我給老太太留下
解解悶。賈母笑道你別瞅着你老子不在家你只管淘氣
寶玉笑道我沒有淘氣。賈母道你沒淘氣不在學房裡念
書爲什麼又弄這個東西呢。寶玉道不是我自已弄的。今
日因師父叫環兒和蘭兒對上子環兒對不來我情上的
告訴了他。上說了師父喜歡誇了他兩句。他感激我的情
買了來孝敬我的。我總學了來孝敬老太太的。賈母道他
沒有天天念書麼。爲什麼對不上來對不上來就叫你儒
大爺打他的嘴巴。子看他臊不臊你也殼受了不記得

你老子在家時一叫做詩做詞唬的倒像個小鬼兒是的。
這會子又說嘴了。那環兒小子更沒出息求人替做了就
裝着方法兒打點人。這麼點子孩子就鬧鬼鬧神的也不
害臊。趕大了還不知是個什麼東西呢。說的滿屋子人都
笑了。賈母又問道蘭小子呢。做上來了沒有。這該環兒替
他了他又比他小了。是不是寶玉笑道他倒沒有却是自
己對的。賈母道我不信不然就也是你鬧了鬼了。如今你
還了得。羊羣裡跑出駱駝來了。就只你大你又會做文章
了。寶玉笑道實在是他作的。師父還誇他明兒一定有大
出息呢。老太太不信就打發人叫了他來親自試。老太太

七就知道賈母道果然這麼著我纔喜歡我不過怕你撒謊既是他做的這孩子明兒大槩還有一點兒出思因看着李紈又想起賈珠來這也不在你大哥七死了你大妹子拉扯他一場日後也替你大哥哥頂門壯戶說到這裡不禁流下淚來李紈聽了這話却也動心只是賈母已經傷心自己連忙忍住淚笑勸道這是老祖宗的餘德我們托着老祖宗的福罷咧只要他應得了祖宗的話就是我們的造化了老祖宗看着也喜歡怎麼倒傷起心來呢因又回頭向寶玉道寶叔七明兒別這麼誇他他多大孩子知道什麼你不過是愛惜他的意思他那裡懂得一來

二去眼六心肥那裡還能設有長進呢賈母道你嫂子這也說的是就只他還太小呢也別逼緊了他小孩子膽兒小一時逼急了弄出點子毛病來書倒念不成把你的工夫都不遺塌了賈母說到這裡李紈却忍不住撲鞍七掉下淚來連忙擦了只見賈環賈蘭也都進來給賈母請了安賈蘭又見過他母親然後過來在賈母傍邊侍立賈母道我剛纔聽見你叔七說你對的好對子師父誇你來着賈蘭也不言語只管抿着嘴兒笑鴛鴦過來說道請示老太太晚飯伺候下了賈母道請你姨太太去罷琥珀接着便叫人去王夫人那邊請薛姨媽這裡寶玉賈環退出

素雲和小子頭們過來把雙陸收起李統尚等着伺候賈母的晚飯賈蘭便跟着他母親站着賈母道你們娘兒兩個跟着我吃罷李統答應了一時擺上飯來了環回來稟道太太叫回老太太姨太太這幾天淨來暫去不能過來回老太太今日飯後家去了于是賈母叫賈蘭在身旁邊坐下大家吃飯不必細述却說賈母剛吃完了飯盪漱了盃在床上說閑話兒只見小子頭子告訴琥珀瑤瑤過來回賈母道東府大爺請晚安來了賈母道你們告訴他如他辦理家務乏丟的叫他歇着去罷我知道了小子頭告訴老婆子們老婆子纔告訴賈珍賈珍然後退出到了次

日賈珍過來料理諸事門上小廝陸續回了幾件事文一個小廝回道庄頭送菓子來了賈珍道單子呢那小廝連忙呈上賈珍看時上面寫着不過是時鮮菓品還夾帶些蔬野味若干在內賈珍看完問向來經營的是誰門上的回道是周瑞便叫周瑞照帳點清送往裡頭交代等我把來賬抄下一個底子留的好對又叫告訴廚房把下菜中添幾菜給送菓子的來人照常賞飯給錢周瑞答應了一面叫人搬至鳳姐兒院子裡去又把庄上的賬同菓子交代明白出去了一回兒文進來回賈珍道纔剛來的菓子大爺曾點過數目沒有賈珍道我那裡有工夫點這個呢

給了你賬你照賬點就是了周瑞道小的曾點過也沒有少也不能多出來大爺既留下底子再叫送菓子來的人問七他這賬是真的假的賈珍道這是怎麼說不過是幾個菓子罷咧有什麼要緊我又沒有疑你說著只見鮑二走來磕了一個頭說道求大爺原舊放小的在外頭伺候罷賈珍道你們這又是怎麼着鮑二道奴才在這裡又說不上話求賈珍道誰叫你說話鮑二道何苦來在這裡作眼睛珠兒周瑞接口道奴才在這裡經營地租生子銀錢出入每年也有三五十萬來往老爺太太奶奶上們從沒有說過話的何況這些零星東西若照鮑二說起來俞們家裡的田地房產都被奴才們弄完了賈珍想道必是鮑二在這裡伴嘴不如叫他出去因向鮑二說道快滾罷又告訴周瑞說你也不用說了你幹你的事罷二人各自散了賈珍正在廳房裡歇著聽見門上開的翻江攪海叫人去查問回來說道鮑二和周瑞的乾兒子打架賈珍道周瑞的乾兒子是誰門上的回道他叫何三本來是個沒味兒的天上在家裡喝酒鬧事常來門上坐着聽見鮑二與周瑞拌嘴他就插在裡頭賈珍道這却可惡把鮑二和那個什麼何幾給我一塊兒捆起來周瑞呢門上的回道打架時他先走了賈珍道給我拿了來這還了得了衆人答應

了正嚷着賈璉也回來了賈珍便告訴了一遍賈璉道這還了得又添了人去拿周瑞周瑞知道躲不過也找到了賈珍便叫都捆上賈璉便向周瑞這你們前頭的話也不要緊大爺說開了狠是了爲什麼外頭又打架你們打架已經使不得又弄個野雜利什麼何三來開你不壓伏壓伏他們倒竟走了就把周瑞踢了幾脚賈珍道單打周瑞不中用喝命人把鮑二和何三各人打了五十鞭子擡了出去方和賈璉兩個商量正事下人背地裡便生出許多議論來也有說賈珍護短的也有說不會調停的也有說他本不是好人前兒尤家姊妹弄出許多醜事來那鮑二

不是他調停着二爺叫了來的嗎這會子又嫌鮑二不濟事必是鮑二的女人伏侍不到了人多嘴雜紛七不一却說賈政自從在工部掌印家人中儘有發財的那賈芸聽見了也要揀手弄一點事兒便在外頭說了几個工頭講了成數便買了些時新綉貨要走鳳姐兒見門子鳳姐正在房中聽見了頭們說大爺二爺都生了氣在外頭對打人呢鳳姐聽了不知何故正要叫人去問上只見賈璉已進來了把外面的事告訴了一遍鳳姐道事情雖不要緊但這風俗兒斷不可長此刻還算借們家裡正旺的時候兒他們就敢架打已後小輩兒們當了家他們越發難制伏

了前年我在東府裡親眼見過焦大吃的爛醉躺在台階子底下罵人不啻上上下下一輛子的混罵他雖是有過力勞的人倒底主子奴才的名分也要有點兒體統纔好珍大奶上不是我說是個老寔頭個上人都叫他養得無法無天的如今又弄出一個什麼鮑二我還聽見是你和珍大爺得用的人爲什麼今兒又打他呢賈璉聽了這部刺心便費起上的拿語來支開借有事說着就走了小紅進來回道芸二爺在外頭要見奶上鳳姐一想他又來做什麼便道叫他進來罷小紅出來瞅着賈芸微微一笑賈芸趕忙湊近一步問道姑娘替我回了沒有小紅上了臉

說道我就是見二爺的事多賈芸道何曾有多少事能到裡頭來勞動姑娘呢就是那一年姑娘在寶二叔房裡我纔和姑娘小紅怕人撞見不等說完趕忙問道那年我換給二爺的一塊絹子二爺見了沒有那賈芸聽了這句話喜的心花俱開纔要說話只見一個小丫頭從裡面出來賈芸連忙同着小紅往裡走兩個人一左一右相離不遠賈芸悄上的道回來我出來還是你送出我來我告訴你還有笑話兒呢小紅聽了把臉飛紅瞅了賈芸一眼也不答言同他至了鳳姐門口自己先進去回了然後出來掀起簾子點首兒口中却故意說道奶上請芸二爺進來呢

賈芸笑了一笑跟着他走進房來見了鳳姐兒請了安並說母親叫問好鳳姐也問了他母親好鳳姐道你來有什麼事賈芸道姪兒從前承嬸娘疼愛心上時刻想着總過意不去欲要孝敬嬸娘又怕嬸娘多想如今重陽時候略備了一點兒東西嬸娘這裡那一件沒有不過是姪兒一點孝心只怕嬸娘不肯賞臉鳳姐笑道有話坐下說賈芸纔側身坐了連忙將東西捧著擱在傍邊桌上鳳姐又道你不是什麼有餘的人何苦又去花錢我又不等著使你今日來意是怎麼個想頭兒你倒是寔說賈芸道沒有別的想頭兒不過感嬸娘的恩惠過意不去罷

做的笑了鳳姐道不是這麼說你手裡窄我狠知道我何苦白上兒使你的你要我收下這個東西頭先和我說明白了要是這麼含著骨頭露著肉的我倒不收賈芸没法兒只得站起來陪著笑兒說道並不是有什麼妄想前幾日聽見老爺總辦陵工姪兒有幾個朋友辦過好些工程極妥當的要求嬸娘在老爺跟前提一提辦得一兩種姪兒再忘不了嬸娘的恩典若是家裡用得著姪兒也能給嬸娘出力鳳姐知道若是別的我却可以作主至於衙門裡的事上頭呢都是堂官司員定的底下呢都是那些書功衙役們辦的別人只怕揮不上手連自己的家人也不過

跟着老爺伏侍伏侍就是你二叔去亦只是爲的是各自家裡的事他也並不能撻越公事論家事這裡是酒一頭兒擺一頭兒的連珍大爺還彈壓不住你的年紀兒又輕輩數兒又小那裡纏的清這些人呢況且衙門裡頭的事差不多兒也要完了不過吃飯嚼跑你在家裡什麼事做不得難道沒了這碗飯吃不成我這是實在話你自己回去想上就知道了你的情意我已經領了把東西快拿回去是那裡弄來的仍舊給人家送了去罷正說着只見奶媽子一大起帶了巧姐兒進來那巧姐兒身上穿得錦團花簇手裡拿着好些頑意兒笑嘻嘻走到鳳姐身邊學手

賈芸一見便站起來笑盈盈的趕着說道這就是大妹兒麼你要什麼好東西不要那巧姐兒便啞的一聲哭了賈芸連忙退下鳳姐道乖兒不怕連忙將巧姐攬在懷裡道這是你芸大哥怎麼認起生來了賈芸道妹兒生得好相貌將來又是個有大造化的那巧姐兒回頭把賈芸一瞧又哭起來連幾次賈芸看這光景坐不住便起身告辭要走鳳姐道你把東西帶了去罷賈芸道這一點子嬌娘還不賞臉鳳姐道你不帶去找我便叫人送到你家去芸哥兒你不要這麼樣你又不是外人我這裡有機會少不得打發人去叫你沒有事也沒法兒不在乎這些東西西

西上的賈芸看見鳳姐執意不受只得紅着臉道「既這麼着我再我得用的東西來孝敬嬌娘罷」鳳姐便叫小紅拿了東西跟着賈芸送出來賈芸走着「一面心中想道「入說二奶上利害果然利害一點兒都不漏縫真正斬釘截鐵怪不得沒有後世這巧姐兒更怪見了我好像前世的冤家是的真正悔氣自鬧了這麼一天小紅見賈芸沒得彩頭也不高興拿着東西跟出來賈芸接過來打開包兒揀了兩件悄上的遞給小紅小紅不接嘴裡說道「二爺別這麼着看奶上知道了大家倒不好看」賈芸道「你好生收着罷怕什麼那裏就知道了呢你若不要就是瞧不起我了」

小紅微一笑纔接過來說道「誰要你這些東西算什麼呢說了這句話把臉又飛紅了」賈芸也笑道「我也不是爲東西况且那東西也算不了什麼說着話兒兩個已走到二門口賈芸把下剩的仍舊揣在懷裡小紅着賈芸道「你先去罷有什麼事情只管來我我上如今在這院裡了又不隔手賈芸點上頭兒說道「二奶上太利害我可惜不能長來剛纔我說的話你橫豎心裡明白得了空兒再告訴你罷」小紅滿臉羞紅說道「你去罷明兒也來長走走誰叫你和他生疎」賈芸道「知道了」賈芸說着出了院門這裡小紅站在門口怔怔的看他去遠了纔回來了却說鳳姐

在房中吩咐預備晚飯因又問道你們熬了粥了沒有了
鬢們連忙去問回來回道預備了鳳姐道你們把那南邊
來的糴東西弄一兩碟來罷秋桐答應了叫丫頭們伺候
平兒走來笑道我倒忘了今兒晌午奶奶在上頭老太上
那邊的時候水月菴的師父打發人來要向奶上討兩瓶
南小菜還要支用幾個月的月銀說是身上不受用我問
那道婆來着師父怎麼不受用他說四五天了前兒夜裡
因那些小沙彌小道士裡頭有幾個女孩子睡著沒有吹
燈他說了几次不听那一夜看見他們三更以後燈還點
着呢他便叫他們吹燈個上都睡着了沒有人答應只得

自己親自起來給他們吹滅了回到炕上只見有兩個
一男一女坐在炕上他趕着問是誰那裡把一根繩子往
他脖子上一套他便叫起人來眾人聽見點上燈火一齊
趕來已經躺在地下滿口吐白沫子幸虧救醒了此時還
不能吃東西所以叫來尋些小菜兒的我因奶上不在房
中不便給他我說奶上此時沒有空兒在上頭呢回來管
訴便打發他回去了邊剛聽見說起南菜方想起來了不
然就忘了鳳姐听了呆了一呆說道南菜不是還有呢叫
人送些去就是了那銀子過一天叫芹哥來湏就是了又
見小紅進來回道纔剛二爺差人來說是今晚城外有事

不能回來先通知一聲鳳姐道是了說着只聽見小丫頭從後面喘吁吁的嚷着直跑到院子裡來外面平兒接着還有幾個丫頭們咕七呷七的說話鳳姐道你們說什麼呢平兒道小丫頭子有些胆怯說鬼話鳳姐說那一個小丫頭進來問道什麼鬼話那丫頭道我纔剛到後邊去叫打雜兒的添煤只听得三間空屋子裡嘩喇嘩喇的响我還道是貓兒耗子又听得噯的一聲像個人出氣兒的是的我害怕耗跑回來了鳳姐罵道胡說我這裡斷不興說神說鬼我從來不信這些個話快滾出去罷那小丫頭出去了鳳姐便叫彩明將一天零碎日用賬對過一遍時已

將近二更大家又歇了一回略說些閒話遂叫各人安歇去罷鳳姐也睡下了將近三更鳳姐似睡不睡竟得身上寒毛一悚自己驚醒了越躺着越發起疹來因叫平兒秋桐過來作伴二人也不解何意那秋桐本來不順鳳姐後采賈璉因九二姐之事不大愛惜他了鳳姐又籠絡他如今倒也安靜只是心裡比平兒差多了外面情兒今見見姐不受用只得端上茶來鳳姐喝了一口道難爲你睡去罷只留平兒在這裡就殼了秋桐却要敲勤兒因說道奶上睡不着倒是我們兩個輪流坐坐也使得鳳姐一面說一面睡着了平兒秋桐看見鳳姐已睡只聽得遠處的雞聲

叫了二人方都穿着衣服畧躺了一躺就天亮了連忙起來侯鳳姐梳洗鳳姐因夜中之事心神恍惚不寧只是一味要强仍然扎掙起來正坐着納悶忽聽個小丫頭子在院裡問道平姑娘在屋裡麼平兒答應了一聲那小丫頭掀起簾子進來却是王夫人打發過來上我買璉說外頭有人回要緊的官事老爺纔出了門太太叫快請二爺過去呢鳳姐聽見唬了一跳未知何事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八十八回終

紅樓夢第八十九回

人亡物在公子填詞 蛇影杯弓顰唧絕粒

却說鳳姐正自起來納悶忽聽見小丫頭這話又唬了一跳連忙問道什麼官事小丫頭道也不知道剛纔二門上小厮回進來回老爺有要緊的官事所以太太叫我請二爺來了鳳姐聽是工部裡的事纔把心畧上的放下因說道你回去回太太就說二爺昨日晚上出城有事沒有回來打發人先回珍大爺去罷那丫頭答應着去了一時賈珍過來見了部裡的人問明了進來見了王夫人回道部中來報昨日總河奏到河南一帶決了河口湮沒了几府

州縣又要開銷國帑修理城工工部司官又有一番照料所以部裡特來報知老爺的說完退出及賈政回家來回明從此直到冬間賈政天上有事常在衙門裡寶玉的工課也漸上鬆了只是怕賈政覺察出來不敢不常在學房裡去念書二黛玉處也不敢常去那時已到十月中旬寶玉起來要往學房中去起來天氣陡寒只見襲人早已打點出一包衣服向寶玉道今日天氣狠冷早晚寧使暖些說着把衣服拿出來給寶玉挑了一件穿又包了一件叫小了頭拿出交給焙茗囑咐道天氣涼二爺要換時好生預備着焙茗答應了抱着毡包跟着寶玉自去寶玉到了

學房中做了自己的工課忽聽得紙窗呼喇喇一派風聲代儒道天氣又發冷把風門推開一看只見西北上一層上的黑雲漸上往東南撲上來焙茗走進來回寶玉道二爺天氣冷了再添些衣服罷寶玉點點頭兒只見焙茗拿進一件衣服來宝玉不看則已看了時神已痴了那些小學生都巴着眼瞧却原是晴雯所補的那件雀金裘寶玉道怎麼拿這一件來是誰給你的焙茗道是裡頭姑娘們包出來的寶玉道我身上不大冷且不穿呢包上罷代儒只當寶玉可惜這件衣服却也心裡喜他知道儉省焙茗道二爺穿上罷着了涼又是奴才的不是了二爺只當疼

奴才罷寶玉無奈只得穿上呆土的對着書坐着代儒也
只當他看書不甚理會晚間放學時寶玉便往代儒托病
告假一天代儒本來上年紀的人也不過伴着幾個孩子
解悶兒時常也八病九痛的樂得去一個少操一日心況
且明知賈政事忙賈母溺愛便點七頭的寶玉一逕回來
見過賈母王夫人也是這樣說自然沒有不信的畧坐一
坐便回園中去了見了襲人等也不似往日有說有笑的
便和衣躺在炕上襲人道晚飯預備下了這會兒吃還是
等一等兒寶玉道我不吃了心裡不舒服你們吃去罷襲
人道那麼着你也該把這件衣服換下來了那儒東西那

裡禁得住揉搓寶玉道不用換襲人道倒也不但是嬌嫩
物兒你瞧七那上頭的針線也不該這麼遭塌他呀寶玉
聽了這話正碰在他心坎兒上歎了一口氣道那麼着你
就敢起來給我包好了我也總不穿他了說着站起來脫
下襲人纔過來接時寶玉已經自己疊起襲人道二爺怎
麼今日這樣勤謹起來了寶玉也不答言疊好了便問包
袱呢麝月連忙遞過來讓他自己包好回頭却和襲人擠
着眼兒笑寶玉也不理會自己坐着無病打彩猛聽架上
鍾响自己低頭看了看表針已指到酉初二刻了一時小
丫頭點上燈來襲人道你不吃飯喝一口粥兒罷別淨餓

着着仔細餓上虛火來那又是我們的累贅了寶玉搖上頭兒說這不大餓強吃了倒不受用襲人道既這麼着就索性早些歇着罷于是襲人麝月鋪設好了宝玉也就歇下翻來覆去只睡不着將及黎明反朦朧睡去不一頓飯時早又醒了此時襲人麝月也都起來襲人道昨夜聽着你翻騰倒五更多我也不敢問你後來我就睡着了不知到底你睡着了沒有寶玉道也睡了一睡不知怎麼就醒了襲人道你沒有什麼不受用寶玉道沒有只是心上發煩襲人道今日學房裡去不去寶玉道我昨兒已經告了一天假了今兒我要想園裡延一天散上心只是怕冷你叫他們收拾一間房子備下一炷香擱下紙墨筆硯你們只管幹你們的我自己靜坐半天纔好別叫他們來攪我麝月接着道二爺要靜上兒的用工夫誰敢來攪襲人道這麼着狠好也省得着了涼自己坐七心神也不散因又問你既懶得吃飯今日吃什麼早說好傳給廚房裡去寶玉道還是隨便罷不必開的大驚小怪的倒是要幾個菓子擱在那屋裡借點菓子香襲人道那個屋裡好別的都不大乾淨只有晴雯起先住的那一間因一向無人還乾淨就是清冷些寶玉道不妨把火盆挪過去就是了襲人答應了正說着只見一個小了頭端了一個茶盤兒一個

碗一雙牙筋遞給麝月道這是剛纔花姑娘要的廚房裡
老婆子送了來了麝月接了一看却是一碗燕窩湯便問
襲人道這是姐七要的麼襲人笑道昨夜二爺沒吃飯又
翻騰了一夜想來今日早起心裡必是發空的所以我告
訴小丫頭們叫廚房裡作了這個來的襲人一面叫小丫
頭放掉兒麝月打發寶玉喝了漱了口只見秋紋走來說
道那屋裡已經收拾妥了但等着一時炭勁過了二爺再
進去罷寶玉點頭只是一腔心事懶意說話一時小丫頭
來請說筆硯都安放妥當了寶玉道知道了又一個小丫
頭回道早飯得了二爺在那裡吃寶玉道就拿了來罷不

必累贅了小丫頭答應了自去一時端上飯來寶玉笑了
一笑向襲人麝月道我心裡悶得狠目已吃只怕又吃不
下去不如你們兩個同我一塊兒吃或者吃的香甜我也
多吃些麝月笑道這是二爺的高興我們可不敢襲人道
其實也使得我們一處喝酒也不止今日只是偶然替你
解悶兒還使得若認真這樣還有什麼規矩體統呢說着
三人坐下寶玉在上首襲人麝月兩個打橫陪着吃了飯
小丫頭端上漱口茶兩個看着徹了下去寶玉因端着茶
默兀如有所思又坐了一坐便問道那屋裡收拾妥了麼
麝月道頭裡就回過了這回子又問寶玉略坐了一坐便

過這間屋子來親自點了一炷香擺上些菓品便叫人出去關上了門外面襲人等都靜悄無聲寶玉拿了一幅泥金角花的粉紅箋出來口中祝了幾句便提起筆來寫道
怡紅主人焚付晴如知之酌茗清香庶幾來饗其詞云
隨身伴獨自意綢繆誰料風波平地起頓教軀命即時
休孰與話輕柔 東逝水無復向西流想像更無懷夢
草添衣還見翠雲裘脉脉使人愁

寫畢就在香上點個火焚化了靜兒等着直時一炷香點盡了纔開門出來襲人道怎麼出來了想來又悶的慌了寶玉笑了一笑假說道我原是心裡煩纔我個地方兒

靜坐兒見這會子好了還要外頭走去呢說着一選出來到了瀟湘館中在院裡問道林妹妹在家裡呢麼紫鵲接應道是誰掀簾看時笑道原來是寶二爺姑娘在屋裡呢請二爺到屋裡坐着寶玉同着紫鵲走進來黛玉却在裡間呢說道紫鵲請二爺屋裡坐罷寶玉走到裡間門口看見新寫的一付紫墨色泥金雲龍箋的小對上寫着綠窓明月在青史古人空寶玉看了笑了一笑走人門去笑問道妹兒做什麼呢黛玉站起來迎了兩步笑着讓道請坐我在這裡寫經只剩得兩行了等寫完了再說話兒因叫雪雁倒茶寶玉道你別動只管寫說着一面看見中間

掛着一幅單條上面畫着一個嫦娥帶着一個侍者又一個女仙也有一個侍者捧着一個長七兒的衣囊似的二人身旁邊略有些雲護別無點綴全做李龍眠白描筆意上有闕寒圖三字用八分書寫着寶玉道妹上這幅闕寒圖可是新掛上的黛玉道可不是昨日他們收拾屋子我想起來拿出來叫他們掛上的寶玉道是什麼出處黛玉笑道眼前熟的狠的還要問人寶玉笑道我一時想不起妹上告訴我罷黛玉道豈不聞青女素娥俱耐冷月中霜裡闕嬋娟寶玉道是呵這個定是新奇雅致却好此時拿出來掛說着又東哨上西走上雪雁勸了茶來寶玉吃着

又第了一會子黛玉已經纔寫完站起收道簡慢了寶玉笑道妹上還是這麼客氣但見黛玉身上穿着月白繡花小毛皮袄加上銀鼠坎肩頭上挽着隨常雲髻簪上一枝赤金扁簪別無花朶腰下繫着楊妃色綉花綿裙真比如

亭上玉樹臨風立
冉上香蓮帶露開

寶玉因問道妹上這兩日彈琴來着沒有黛玉道兩日沒彈了因為寫字已經覺得手合那裡還去彈琴寶玉道不彈也罷了我想琴雖是清高之品却不是好東西從沒有彈琴的彈出富貴壽考來的只有彈出憂思怨亂來的再者彈琴今也得心裡記譜未免費心依我說妹上身子又單

弱不操這心也罷了。黛玉抵着背兒笑。寶玉指着壁上道：「這張琴可就是麼？」怎麼這麼短？黛玉笑道：「這張琴不是短，我小時學撫的時候，別的琴都敲不着，因此特地做起來的。雖不是焦尾、枯桐，這鶴山鳳尾還配得齊整。龍池、鳳足、高下還相宜。你看這新紋，不是牛鹿是的麼？」所以音韻也還清越。寶玉道：「妹上這幾天來做詩，沒有黛玉道自結社以後，沒大作。寶玉笑道：「你別瞞我。上聽見你吟的什麼不可撥素心，如何天上月，你攔在琴裡，覺得音响分外的响亮。有的沒有？」黛玉道：「你怎麼聽月了？」寶玉道：「我那一天從蓼風軒來，聽見你又恐怕打斷你的清韻，所以靜聽了。」

一會就定了。我正要問你前路是平韻，到末了兒，忽轉了仄韻，是個什麼意思？」黛玉道：「這是人心自然之音，做到那裡，就到那裡。原沒有一定的。」寶玉道：「原來如此，可惜我不知音。」枉聽了一會子。黛玉道：「古來知音人能有幾個？」寶玉聽了，又覺得出言冒失了，又怕寒了黛玉的心，坐了一坐，心裡像有許多話，却再無可講的。是玉因方纔的話，也是衝口而出。此時回想，覺得大冷淡些，也就無話。寶玉一發打量黛玉，設疑逃訓已的站起來，說道：「妹上坐着罷。我澤要到三妹上那裡瞧去。」呢。黛玉道：「你若見了三妹，若能問候一聲罷。」寶玉答應着，便出來了。黛玉送至屋門口。

自己回來剛上的坐着心裡想道寶玉近來說話半吐半吞忽冷忽熱也不知他是什麼意思正想着紫鵲走來道姑娘經不寫了我來里視都收好了黛玉道不寫了收起去罷說着自己走到裡間屋裡床上歪着慢上的細思紫鵲進來問道姑娘喝碗茶罷黛玉道不喝呢我略歪上兒你們自己去罷紫鵲答應着出來只見兼兼一個人在那裡發歎紫鵲走到他跟前問道你這會子也有了什麼心事了麼雪雁只顧發歎倒被他唬了一跳因說道你別嚷今日我聽見了一句話我告訴聽奇不奇你可別言語說着往屋裡掀簾兒因自己几行點着頭兒叫紫鵲伺他出

來到門外平臺底下悄上兒的道姐上你聽見了麼寶玉定了親了紫鵲聽見唬了一跳說道這是那裡來的話只怕不真罷雪雁道怎麼不真別人大槩都知道就只僭們沒聽見紫鵲道你是那裡聽來的雪雁道我聽見侍書說的是個什麼知府家上資也好人才也好紫鵲正聽時只聽得黛玉咳嗽了一聲似乎起來的光景紫鵲恐怕他出來所見便拉了雪雁搖上手兒往裡望上不見動靜纔又悄上兒的問道他到底怎麼說來雪雁道前兒不是叫我到三姑娘那裡去道謝嗎三姑娘不在屋裡只有侍書在那裡大室坐着無意中說起寶二爺的淘氣來他說寶二

爺怎麼好只會頑兒全不像大人的樣子已經說親了還是這麼獸頭獸腦我問他定了沒有他說是定了是個什麼王大爺做媒的那王大爺是東府裡的親戚所以也不用打聽一說就成了紫鵲側着頭想了一想這句話奇又問道怎麼家裡沒有人說起雪雁道侍書也說的是老犬上意思若一說起恐怕寶玉野了心所以都不提起侍書告訴了我又叮囑千萬不可露風說出來只道是我多紫把手往裡一指所以他面前也不提今日是你問起我不把瞞你正說到這裡只聽鸚鵡叫喚學着說姑娘回來子快倒茶來倒把紫鵲雪雁嚇了一跳回頭並不見有人便

鴉兒

一聲走進屋內只見黛玉喘吁吁的剛坐在椅

子上紫鵲搭起着問茶問小黛玉問道你們兩個那裡去了可叫不出一個人來說着使走到炕邊將身子一歪仍舊倒在炕上往裡躺下叫把帳子掖下紫鵲雪雁答應出去他兩因心裡疑惑方纔的話只怕被他聽了去了只好大首不揆誰知黛玉一腔心事又竊聽了紫鵲雪雁的話雖不狠明白已聽得了七八分如同將身摺在大海裡一般思前想後竟應了前日夢中之識于愁萬恨堆上心來左右打算不如早些死了免得眼見了意外的事情那時反到無趣又想到自己沒了爹娘的苦自今以後把身子一

天一天的遭塌起來一年半載少不得身登清淨打定了主意被也不蓋衣也不添竟是合眼裝睡紫鵲和雪雁來伺候幾次不見動靜又不好叫喚晚飯都不吃點燈已後紫鵲掀開帳子見已睡著了被窩都蹬在脚後怕他著了涼輕七兒拿來蓋上黛玉也不動車待他出去仍然褪下那紫鵲只管問雪雁今兒的話到底是真的是假的雪雁道怎麼不真紫鵲道侍書怎麼知道的雪雁道是小紅那裏聽來的紫鵲道頭裡僑們說話只怕姑娘聽見了你看剛纔的神情大有原故今日以後僑們倒別提這件事子說着兩個人也收拾要睡紫鵲進來看看時只見黛玉被窩又蹬下來復又給他輕七蓋上一宿晚上不提次日黛玉清早起來也不叫人獨自一個呆上的坐着紫鵲醒來看見黛玉已起便驚問道姑娘怎麼這樣早黛玉道可不是睡得早所兩醒得早紫鵲連忙起來叫醒雪雁伺候梳洗那黛玉對着鏡子只管歎七的自看七了一回那淚珠兒斷七連七早已濕透了羅帕正是

瘦影正臨春水照 卿須憐我我憐卿

紫鵲在傍也不敢勸只怕倒把閒話勾引舊恨來遲了好一會黛玉纔隨便梳洗了那眼中淚漬終是不乾又自主了一會叫紫鵲道你把藏香點上紫鵲道姑娘你睡也沒

睡得幾時如何點香不是要寫經黛玉點七頭見紫鵲道
姑娘今日醒得太早這會子又寫經只怕太勞神了罷
黛玉道不怕早完了早好況且我也并不是爲經倒借書寫
字解七悶見以後你們見了我的字蹟就弄見了我的面
兒了說着那淚直流下來紫鵲聽了這話不但不能再勸
連自己也掌不住滴下淚來原來黛玉立定主意自此已
後有意遭踢身子茶飯無心每自漸減下來寶玉下學時
也常抽空問候只是黛玉雖有千萬言語自知年紀已大
又不便似小時可以柔情挑逗所以滿腔心事只是說不
出來寶玉欲將實言安慰又恐黛玉生嗔反添病疾兩個

人見了面只得用洋言勸慰其七是刻極反蹙了那黛玉
雖有賈母王夫人等憐恤不迭請醫調治只說黛玉常病
那裡知他的心病紫鵲等雖知其意也不敢說從此一方
一天的減到半月之後腸胃日薄一日果然粥都不能吃
了黛玉日間聽見的話都似寶玉娶親的話看見怡紅院
中的人無論上下也像寶玉娶親的光景薛姨媽來看黛
玉不見寶玉越疑越疑心索性不要人來看望也不肯吃
藥只要速死睡夢之中常聽見有人叫寶二奶七的一片
疑心竟成此影一日竟是絕粒粥也不喝懶七一息垂危
殆盡未知黛玉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九十四回

年譜未映黛玉命收回且香不回於維
效法資以地得一曰竟最難謀也一曰最難
藥只要委於紅樓之中常謂其有人何寶二故山印一司
正不見符符結結習法鍊心深妙不要人來尋望也不肯出
中四人無端上計也勸資王受賄賄於景帶效謝來香替
了黛玉日間雖見由言請以資王受賄賄而高香見計以笑
一天前缺既半日必多謝習日戰一日果然兩階不指如
應野吹此師心誠茶謝謝謝其意也下煩請於此一
編直買世王才人筆難也下衣請請請只信黛玉王常兩
人眼了可只野風報言情恩與了景陳計以起下張黛玉

紅樓夢第九十四回

失綿衣貧女耐嗷嘈 送菓品小郎驚巨測

却說黛玉自立意自成之後漸漸不支一日竟至絕粒後
前十幾天內賈母等輪流看望他有時還說幾句話這兩
日索性不大言語心裡雖有時昏暈却也有時清楚賈母
寺見他這病不似無因而起也將紫鵲雪雁盤問過兩次
兩個那裡敢說便是紫鵲欲向侍書打聽消息又怕越鬧
越直黛玉更死得快了所以見了侍書毫不提起那雪雁
是他傳話弄出這樣緣故來此時恨不得長出百十個嘴
來說我沒說自然更不敢提起到了這一天黛玉絕粒之

日紫鵲料無指望了守着哭了會子因出來偷向雪雁道
你進屋裡來好好兒的守着他我去回老太太和二
奶奶去今日這個光景大非往常可比了雪雁答應紫鵲
自去這裡雪雁止在屋裡伴着黛玉見他昏昏沉沉小孩
子家那裡見過這個樣兒只打諒如此便是死的光景了
心中又痛又怕恨不得紫鵲一時回來纔好正怕着只聽
窗外脚是走响雪雁知是紫鵲回來纔放下了連忙站
起來掀着裙開簾子等他只見外面簾子响處進來了一
個人却是侍書那侍書是探春打發來看黛玉的見雪雁
在那裡掀着簾子便問道姑娘怎麼這樣雪雁點點頭兒叫
他進來侍書跟進來見紫鵲不在屋裡賸了賸黛玉只利
得殘喘微延唬的驚疑不止因問紫鵲姐姐呢雪雁道告
訴上屋裡去了那雪雁此時只打諒黛玉心中一無所知
了又見紫鵲不在面前因悄悄的拉了侍書的手問道你
前日告訴我說的什麼王太爺給這裡寶二爺說了親是
真訪麼侍書道怎麼不真雪雁道多早晚下定的侍書道
那裡就放定了呢那一天我告訴你時是我聽見小紅說
的後來我到二奶奶那邊去二奶奶正和平姐姐說呢說
那都是門客們借着這個事討老爺的喜歡往後好拉攏
的意思別說老太太說不好就是太太願意說那姑娘

好那大太太眼裡看的出什麼人來再者老大大太太心裡早
有了人了就在偕們園子裡的大太太那裡摸的着底呢
老太太不過因老爺的話不得不問問罷咧又聽見二奶
奶說寶玉的事老太太總是要親上作親的憑誰來說親
橫豎不中用雪雁聽到這裡也忘了神了因說道這是怎
麼說白白的送了我們這一位的命了侍書道這是從那
裡說起雪雁道你還不知道呢前日都是我和紫鵲姐姐
說來着這一位聽見了就到這步田地了侍書道你悄
悄兒的說罷着仔細他聽見了雪雁道人事都不醒了睛
睛罷左不過在這一兩天了正說着只見紫鵲掀簾進來

說這還了得你們有什麼話還不出去說還在這裡說索
性逼死他就完了侍書道我不信有這樣奇事紫鵲道好
姐姐不是我說你又該惱了你懂得什麼呢懂得也不傳
這些舌了這裡三個人正說着只聽黛玉忽然又嗽了一
聲紫鵲連忙跑到炕沿前跼着侍書雪雁也都不言語了
紫鵲彎着腰在黛玉身後輕上問道姑眼喝口水罷黛玉
微上答應了一聲雪雁連忙倒了半鍾滾白水紫鵲接了
托着侍書也走近前來紫鵲和他搖頭兒不叫他說許侍
書只得咽住了站了一回黛玉又嗽了一聲紫鵲趁勢問
道姑娘喝水呀黛玉又微上應了一聲那頭似有欲托之

意那裡拍得起紫鵲爬上炕去爬在黛玉傍邊端着水試
了冷熱送到唇邊扶了黛玉的頭就到碗邊喝了一口紫
鵲纔要拿時黛玉意思還要喝一口紫鵲便托著那碗不
動黛玉又喝了一口搖上頭兒不喝了喘了一口氣仍舊
躺下半日微七時眼說道剛纔說話不是侍書麼紫鵲答
應這是侍書尚未出去因連忙過來問候黛玉睜眼看了
點它頭兒又歇了一歇說道回去問你姑娘好罷侍書見
這番光景只當黛玉嫌煩只得悄儿的退出去了原來那
黛玉雖則病勢沉重心裡却還明白起先侍書雪雁說話
叫他模糊聽見了一半句却只作不知也因實無精神

答理及聽了雪雁侍書的話纔明白過前頭的事情原是
識而未成的又兼侍書說是鳳姐說的老太太的主意親
上作親又是園中住著的非自己而誰因此一想陰極陽
生心神頭覺清爽許多所以纔喝了兩口水又要問侍
書的話恰好賈母王夫人李紈鳳姐聽見紫鵲之言都趕
着來看黛玉心中疑團已破自然不似先前尋死之意子
雖身體軟弱精神短少却也勉強答應一兩句了鳳姐因
回過紫鵲問道姑娘也不至這樣這是怎麼說你這樣唬
人紫鵲道是在夢裡看着不好纔敢去告訴的回來見姑
人見好了許多也就怪了賈母笑道你也別信他上懂得

什麼看見不好就言語這倒是他明白的地方小孩子家
不叫癩脚嫩就好說了一回賈母等料着無妨也就去了
正是

心病終須心藥治 解鈴還是繫鈴人

不言黛玉病漸減退且說雪雁紫鵑背地裡都念佛雪雁
向紫鵑說道虧他好了只是病的奇怪好的也奇怪紫鵑
道病的倒不怪就只好的奇怪想來寶玉和姑娘必是姻
緣人家說的好事多磨又說道是姻緣棒打不回這樣看
起來人心天意他們兩個竟是天配的了再者你想那一
年我說了林姑媽要回南去把寶玉沒急死了鬧得家翻

宅亂如今一句話又把這一個弄得死去活來可不說

三生石上百年前結下的麼說着兩個情上的抿着嘴笑
了一回雪雁又道幸虧好了俗們明兒再別說了就是寶
玉娶了別的人家見的姑娘我親見他在那裡結親我也
再不露一句証了紫鵑笑道這就是了不但紫鵑和雪雁
在私下裡講究就是衆人也都知道黛玉的病也病得奇
怪好也好得奇怪三上兩上嚙上議論着不多幾時
連鳳姐兒也知道了邢王二夫人也有些疑惑倒是賈此
略猜着了人九那時正值邢王二夫人鳳姐等在賈母房
中說閒話說起黛玉的病來賈母道我正要去告訴你們寶

玉和林丫頭是從小兒在一處的我只說小孩子們怕付麼以後時常聽得林丫頭忽然病忽然好都爲有了些知覺了所以我想他們若儘着擱在一塊兒畢竟不戾體統你們怎麼說王夫人聽了便呆了一呆只得答應道林姑娘是個有心計見的至于寶玉歎頭歎惱不避嫌疑是有的看起外面却還都是個小孩兒形像此時若忽然或把那一個分出閨外不是倒露了什麼痕跡了麼古來說的男大須婚女大須嫁老太太想倒是趕着把他們的事辦上也罷了賈母皺了一皺眉說道林丫頭的乖僻雖也是他的好處我的心裡不把林丫頭配他也是爲這點子况

且林丫頭這樣虛弱恐不是有壽的只有寶丫頭最妥王夫人道不但老太太這麼想我們也是這樣但林姑娘也得是他說了人家兒纔好不然女孩兒家長大了那個沒有心事倘或真與寶玉有些私心若知道寶玉定下寶丫頭那倒不成事了賈母道自然先給寶玉娶了親然後給林丫頭說人家再沒有先是外人後是自己的况且林丫頭年紀到底比寶玉小面歲依你們這樣說倒是寶玉定親的話不許叫他知道倒罷了鳳姐便吩咐衆丫頭們道你們聽見了寶二爺定親的話不許混吵嚷若有多嘴的隄防着他的皮賈母又向鳳姐道鳳哥兒你如今自從身

上不大好也不大管園裡的事了我告訴你須得經點見
心不但這個就像前年那些人喝酒要錢都不是事你還
精細些少不得多分點兒嚴緊嚴緊他們纔好況且我看
他們也就只這服你鳳姐答應了娘兒們又說了一回話
方各自散了從此鳳如常到園中照料一日剛走進大觀
園到了紫菱洲畔只聽見一個老婆子在那裡嚷鳳姐走
到跟前那婆子纔瞧見了早垂手侍立口裡請了安鳳姐
道你在這裡開什麼婆子道蒙奶兒們派我在這裡看守
花菓我也沒有差錯不料那姑娘的丫頭說我們是賊鳳
如道爲什麼呢婆子道昨兒我們家的黑兒跟着我到這
裡頑了一回他不知道又往那姑娘那邊去瞧了一瞧我
就叫他回去了今兒早起聽見他們丫頭說丟了東西了
我問他丟了什麼他就問起我來了鳳姐道問了你一聲
也犯不着生氣呀婆子道這裡園子到底是奶奶家裡的
並不是他們家裡的我們都是奶奶派的賊名兒怎麼敢
認呢鳳姐照臉啐了一口厲聲道你在我跟前撈口叨叨
的你在這裡照著姑娘丟了東西你們就該問哪怎麼說
出這些沒道理的話來把老林叫了來攆出他去了頭們
答應了只見那岫烟趕忙出來迎着鳳姐陪笑道這使不
得沒有的事七情早過去了鳳姐道姑娘不是這個話倒

不請事情這各分上太豈有此理了。岫烟見婆子跪在地
下告饒便忙請鳳姐到裡邊去坐。鳳姐道：「他們這種人我
知道他除了我其餘都沒上沒下的了。」岫烟再三替他討
饒，只說自己的丫頭不好。鳳姐道：「我看看那姑娘的分上
饒你這一次。」婆子纔起來磕了頭，又給岫烟磕了頭，纔出
去了。這裡二人讓了坐。鳳姐笑問道：「你丟了什麼東西了？」
岫烟笑道：「沒有什麼要緊的，是一件紅小袄兒已經舊了
的。我原叫他們我找不着就罷了。這小丫頭不懂事，問了
那婆子一聲，那婆子自然不依了。這都是小丫頭糊塗不
懂事，我也罵了幾句，已經過去了，不必再提了。」鳳姐把岫
烟內外一瞧，看見雖有些皮綿衣服，已是半新不舊的，未
必能暖和他的被窩，多半是薄的。至于房中桌上擺設的
東西，就是老太太拿來的，却一些不動，收拾的乾乾淨淨。
鳳姐心上便狠愛敬他，說道：「一件衣服原不要緊，這時候
冷又是貼身的，怎麼就不問一聲見呢？這撒野的奴才了
不得了。」說了一回，鳳姐出來各處去室了一坐，就回去了。
到了自己居中，叫平兒取了一件大紅洋縐的小袄兒，一
件松花色綾子，一抖珠兒的小皮袄，一條寶藍盤錦扇花
編裙，一件佛青銀鼠褂子，包好，叫人送去。那時岫烟被那
乾婆子聒噪了一場，雖有鳳姐來壓住心上，終是不安想。

起討爹姊妹們在這裡沒有一個下人得罪他的獨自我
這裡他們言三語四剛上鳳姐來碰見想來想去終是沒
意思又說不出來正在吞聲飲泣看見鳳姐那邊的豐兒
送衣服過來岫烟一看決不肯受豐兒道奶上吩咐我說
姑娘莫嫌是舊衣裳將來送新的來岫烟笑謝道承奶上
的好意只是因我丟了衣服他就拿來我斷不敢受你拿
回去千萬謝你們奶上承你奶上的情我笑領了倒拿個
荷包給了豐兒那豐兒只得拿了去了不多時又見平兒
伺着豐兒過來岫烟忙迎着問了好讓了坐平兒笑說道
我假奶上說外甥特外道的了不得岫烟道不是外道實
在不過意才見道奶上說姑娘要不收這衣裳不是嫌太
舊就是瞧不起我們奶上剛纔說了我拿拿回去奶上不
依我呢岫烟紅著臉笑謝道這樣說了叫我不敢不收又
讓了一回茶平兒同豐兒回去將到鳳姐那邊碰見薛家
差來的一個老婆子接著問好平兒便問道你那裡來的
婆子道那邊太太姑娘叫我來請各位太太奶奶姑娘們
的安我纔剛在奶上前問起姑娘來說姑娘到園中去了
可是從那姑娘那裡來麼平兒道你怎麼知道婆子道方
纔聽見說真上的二奶上和姑娘們的行事叫人感念平
兒笑了一笑說你回來坐著罷婆子道我還有事改日再

過來瞧瞧姑姐罷說著走了平兒回來回復了鳳姐不在話下且說薛姨媽家中被金桂攆得翻江倒海看見婆子回來述起岫烟的事寶釵母女二人不免滴下淚來寶釵道都爲哥也不在家所以叫那姑娘多吃幾天若如今還虧鳳姐姐不錯俗們底下也得留心到底是俗們家裡人說着只見薛蝌進來說道大哥也這幾年在外頭相與的都些些什麼人連一個正經的也沒有來一起子都是些低群狗黨我看他們那裡是不放心不過將來探也消息見罷咧這兩夫都被我趕出去了以後吩咐了門上不許傳進這種人來薛姨媽道又是薛玉函那些人聊薛蝌道將玉函却倒沒來倒是別人薛姨媽聽了薛蝌的話不覺又傷心起來說道我雖有兒如今就像沒有的了就是上司准了也是個廢人你雖是我姪兒我看你還比你哥也明白些我這後輩子全靠你了你自己從今更要學好再者你聘下的媳婦兒家道不比往時了人家的女孩兒出門子不是容易再沒別的思想頭只盼着女婿能幹他就有日子過了若那了頭也像這個東西說着把手裡頭一指道我也不說了那了頭實在是個有廉恥有心計兒的又守得貧耐得富只是等俗們的事情過去了早些把你們的正經事完結了也了我一宗心事薛蝌道琴妹也還沒

有出門子這倒是太太煩心的一件事至于這個可算什麼呢大家又說了一回閑話薛蝌回到自己房中吃了晚飯想起那岫烟住在賈府園中終是窮人離下況且又窮日用起居不想可知况兼當初一路同來模樣兒性格兒都知道的可知天意不均如夏金桂這種人偏教他有錢嬌着得這般潑辣那岫烟這種人偏教地這樣受苦閻王判命的時候不知如何判決的想到悶來也想吟詩一首寫出來出出胸中的悶氣又苦自己沒有工夫只得混寫

道

較龍失水似枯魚 兩地情懷感索居

同在泥塗多受苦 不知何日向清虛

寫畢看了一回意欲拿來粘在壁上又不好意思自己沉吟道不要被人看見笑話又念了一遍道管他呢左右粘上自己看着解悶兒罷又看了一回到底不好一求夾在書裡又想自己年紀可也不小了家中又碰見這樣飛災橫禍不知何日了局致使幽閨弱質弄得這般淒涼寂寞正在那裡想時只見寶蟾推進門來拿着一個盒子笑嘻嘻上放在棹上薛蝌站起來讓坐寶蟾笑着回薛蝌道這是四碟菓子一小盞兒酒大奶七叫給二爺送來的薛蝌陪笑道大奶七費心惟是叫小丫頭們送來就完了怎麼又

勞動姐姐呢寶蟾道好說自家人二爺何必說這些套話
再者我們大爺這件事是在叫二爺操心大奶七久已要
親自弄點什麼兒謝二爺又怕別人多心二爺是知道的
僕們家裡都是言台意不合送點東西沒要緊倒沒的
惹人七嘴八舌的講究所以今自些微的弄了一兩樣菓
子一盞酒叫我親自捎七兒的送來說着又笑勸了薛蝌
一限道明兒二爺再別說這些話叫人聽着怪不好意思
的我們不過也是底下的人伏侍的着大爺就伏侍的着
二爺這有何妨呢薛蝌一則秉性忠厚二則到底年輕只
是向來不見金桂和寶蟾如此相待心中想到剛才寶蟾
說爲薛蝌之事也是情理因說道菓子留下罷這個酒兒
姐姐只管拿回去我向來的酒上寔在狠有限擠在了偶
然喝一鍾乎白無事是不能喝的難道大奶七和姐七還
不知道麼寶蟾道別的我作得主獨這一件事我可不敢
磨大奶七的脾氣兒二爺是知道我拿回去不說二爺不
喝倒要說我不盡心了薛蝌没法只得留下寶蟾方一要
走又到門口往外看七回過頭來向着薛蟾一笑又用手
指看裡面說道他還只怕要來親自給你道乏呢薛蝌不
知何意反倒起七的起來因說道姐七替我謝大奶七罷
天氣寒着涼着再者自己叔嫂也不必拘這些個禮寶蟾

也不答言笑着走了薛蝌始而以為金桂為薛蟠之事或
者真是不過意備此酒菓給自己道之也是有的及見了
寶蟾這種鬼上宗上不腫不臉的光景也覺了幾分却自
已同心一想他到底是嫂子的名分那裡就有別的講在
了呢或者寶蟾不老成自己不好意思怎麼樣却指着全
桂的名兒也未可知然而倒底是哥上的屋裡人也不好
忽又一轉念那金桂素性為人毫無閨閣理法況且有時
高興打扮得妖調非常自以為美又焉知不是懷着壞心
跟不然就是他和琴妹上也有了什麼不對的地方兒所
以設下這個毒法兒夢把我拉在渾水裡弄一個不清不
白的名兒也未可知想到這裡素怪倒怕起來正在不得
主意的十人的鴉鵝外撲味的笑了一聲把薛蝌倒唬了
一跳未知是誰下回分解

第九十回終

